

固山贝子草原，在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以南。一片翠色的海洋，我轻足其间，唯恐以冒昧之心惊扰了它们的宁静。我小心翼翼地呼唤着它们，那些似乎带着一丝神秘的称谓，使得这片辽阔的草原弥漫着别样的神圣气息。

看那些草儿，它们坚定地生长着，犹如大地的勇士，坚韧不屈。黄羊在其中穿梭，不舍每一口嫩草的鲜美，它们的身影在草丛中起伏，如同彩蝶在风中翩翩飞舞。它们从未收敛自己的生命，这里是它们的家，是它们的天地，是它们生命的源泉。

然而，这却是一片可亲却不可久留的神秘之地。我深感其深邃，每一步都心生颤栗。云雀在空中欢歌，那叫声如音乐般动听，与我丢下的叹息相呼应，仿佛在诉说着这片草原的千年故事。

一地的芳草，满眼的英雄气。没有一棵草愿意屈居人后，它们尽情地生长，尽情地占据着每一寸土地，向世界展示着它们的顽强与坚韧。我深信，固山贝子草原的七月末，必定是一片湛蓝的海洋，那是生命的色彩，那是自然的馈赠。

鹰在空中盘旋，它的预言在风中飘荡。固山贝子的锦袍，扎萨克旗上的天道，英勇的铁骑仿佛复活。六月的固山贝子草原，脚下是黄金般的草地，头上是金顶大帐的辉煌。黄花在风中吼唱，气血飞扬，它那么黄，那么黄，如同阳光洒满大地，照亮每一个角落。

金丝如冬虫夏草般珍贵，金身一寸一寸长高，金蝶在其中飞舞，那是纯金的扎萨克，看到了自己优秀的子孙。它那么黄，那么黄，犹如金色的梦境，让人陶醉其中。

每一匹马都流光溢彩，每一个足迹都是一块马蹄金。骑手们戴着黄金的腰带，打着金光闪耀的响指，勒勒车走的是黄金通道。它那么黄，那么黄，仿佛整个世界都被金色所笼罩。

蒙古马的鬃毛璀璨夺目，马鞍上耀眼的钉子点燃了火烧云。这是羊群飞上蓝天的时刻，黄色草原使人通透，让人心旷神怡。纵情歌唱爱情，就连粗犷的诗歌也在这金黄的大地上开出了绚丽的花朵。

蓝色草原，那是另一番景象。极有可能，紫色连接的是沉默，沉默连接的是思念，思念连接的是呐喊。稚嫩从此收紧皮肤，过去的率真和青涩浸泡在酒中，奶茶被银子点燃，生命变成了一首动人的诗歌。

紫色幽密，密不可宣，其中的月亮无一不是刀锋剑影。谁看到这样的草原不目瞪口呆？有一味无与伦比的草药，治愈了我的失眠和浅薄，它就是固山贝子的紫色草原。



固山贝子草原。

野芍药花，不是雪，却比雪更纯净；野韭菜花，不是盐，却比盐更鲜美。明澈的草原，是一个纯银的加工厂，一缕一缕的皎白，一株一株的白草，一块一块的银锭。是谁用销魂的银子加工白草？那金箔赠予六月，翡翠留给七月，紫铜昨天刚刚做成镜子，照着美人泪。

乳汁飘香，是紫色的咖啡杯端走后，固山贝子草原剩下的羔羊和方糖。乳白的乳白，乳黄的乳黄，惊现固山贝子草原骨骼的亮色。是连环湖的鱼群飞起来了，银沙打造的马蹄和银碗，只为留下这些惊人的银子，给九月晒黑的手腕和脚腕戴上项链和手镯，领着羊群马群回家。

白色草原，那是大开大合的草原。秋日居正，夜里一轮满月高悬，一辆辆拉草车徐徐西去。收割后空空荡荡整洁的草原，展演着白色的纯情，一个舒放明媚转瞬即逝的花期。白色草原，不是梦幻，而是一个简洁优雅的白音诺勒。

固山贝子草原之物语，野味芬芳。在质朴洗练的九月，皎白的野罂粟花和丹顶鹤一起西飞。旗长扎萨克，那位草原的英雄，他的精神将永垂不朽。这片草原，从六月的金黄到七月的深蓝，再到九月的银白，它就像是一个草原帝国的海岸，无需虚构，只需用心去感受。

我用尽想象力去倾听，那所有的蒙古民歌，那所有的游牧生活，都充满了色彩的气息。尤其是那长调，它揉弄着人的灵魂，让人沉醉、彷徨、忧伤。若你来到固山贝子草原，你会发现，那羊群、马群，它们的奶汁都是彩色的。那些一生都在行走的牧人，他们会在彩色的草原停下勒勒车，搭起蒙古包，拉响马头琴，只为坐下来歌唱这片彩色的草原。

固山贝子草原，那是彩色的天堂，那是生命的赞歌。每一片草叶都闪烁着生命的光辉，每一缕风都带来自然的馈赠。在这里，我们感受到了大自然的伟大与神奇，也感受到了生命的顽强与坚韧。让我们用心去感受这片草原的美丽与魅力吧！

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

西大圈的四季风光

□由胜坤

主编：文天心
责编：董云平
执行/版式：毕诗春
美编：倪海连
投稿邮箱
hljrbbsc@163.com



请关注龙头新闻APP
文脉频道·妙赏专栏



西大圈位于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勃利县境内，依偎在完达山的怀抱，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好去处。在这里，春有山花烂漫，夏有绿树参天，秋来层林尽染，冬来银装素裹。大自然仿佛就是一个高明的魔法师，变幻出梦一般的神奇美景，让人百看不厌，流连忘返。

在东北的山上，白桦树并不稀罕，但如西大圈里的漫山遍野、一眼望不到边的大片大片白桦林，却是不多见的。站在卧龙岗顶端远眺，满眼几乎都是白桦树，一棵挨着一棵，一片连着一片。白桦是树中的美少女，白晰的皮肤，修长的身材，精致的小圆叶，都会让人感觉是那么的与众不同。一到秋天，经过寒霜的点染，白桦树的叶子就会展现出醉人的金黄。强劲的秋风无情地掠过，金黄的叶子片片飘落，她傲人的身姿和特有的纯洁会更加一览无遗地展示给懂得欣赏的人，那是她迷人的时刻。美好的时光总是那样短暂，仅仅几天，金子般的叶子就会飘落殆尽，只露出倔强傲气的枝条和树干。溪流边，小路旁，到处都有迎宾的白桦美少女，弯着腰的，伸着手的，鞠着万福的，仿佛表达着对游客最真诚最朴实的欢迎。

山往住是水的源头，而水又能增加山的灵性。当年冷云带领七位抗联女战士殉国而投入的乌斯浑河，源头就在这里。不用穿过密林，也不用越过高山，就能寻觅到碗口粗细的河之源，溪流叮咚，清澈见底。每过一座山，就会有一股新的溪流加入进来，河水因丰富的矿物质而略显黄色，几处小瀑布就能更清楚地看到。到了红星林场的边缘，已经汇集一条远远就能听到歌声的湍急的小河了。无论是春天还是秋天，无论是清晨还是傍晚，独坐溪边，或静听溪流潺潺，或仰望繁星点点，所有的疲惫和忧愁都会悄悄流走，幸福其实就是这么简单。随着严冬的到来，厚厚的积雪会让西大圈长成一美丽的俏佳人，这时的她学会了沉默和矜持，水不再流淌，溪不再歌唱，整个山林都随之凝固了。小河边上有处从山上淌下来的溪流，一点一点冻成“冰瀑”奇观，白白净净的雪，晶莹剔透的冰，婀娜多姿的红柳，随风摇曳的芦苇，构成了一幅由大自然神来之笔描绘成的美丽的山水画卷。

卧龙岗是西大圈的最高峰，峰顶上是笔直的悬崖绝壁，连接两个山头的还有摇摇晃晃的吊桥，为防止游人跌落，桥两边安上了铁链扶手，但走上去还是要小心翼翼的。两块相拥的巨石中间，天然地形成了一条细细的缝隙，刚好能容下一个不太胖的人穿过，被称为“一线天”。从缝隙中仰头望云，原本广阔的天空此刻确实就像一条细细的线。峰顶簇拥着一片片杜鹃，每到五月，它们都会红艳艳地如约怒放。暖暖的风会把这一缕缕香气送入吊桥，再送到游客的鼻子里，沁人心脾。山顶上还有一些树，象白杨、杉木、枫桦树等，虽然生下来就高高在

上，傲视群山，但却营养不良，长得小，长得慢，长得瘦，不成材；而山脚下的树木，虽然低微了些，却能根植沃土，根深叶茂，成为可用之材。看来，对于每一种事物，有所短必会有所长，有所失必会有所得。树如此，人也一样。

最迷人的还属秋天的西大圈。金黄金黄的落叶松的针叶，随风一根根飘落，在阳光下一闪一闪的，看起来就象下起了金色的细雨。当落叶厚厚铺满大地，地上就象被盖上一层细柔的蚕丝被子，踩上去软绵绵的。远远望去，漫山遍野中，金黄、墨绿、鲜红、洁白，绘成了一幅无边的“五花山”画卷。北边的两个山谷枫叶红了，看上去就像一团团火焰在燃烧。左边一棵，右边一棵，我给这山谷取名叫做红叶谷，这是大自然对西大圈的珍贵馈赠。寂静的山林里，没有喧嚣吵闹，随时停下脚步，可以与醉人的红叶零距离亲密接触。你还可以摘一片红叶带回家，夹到书里，就能随时欣赏这秋天的颜色，留住这秋的气息。莫道身边美景少，观叶胜过大香山。

这就是美丽迷人的西大圈。

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



西大圈冬季雪景。



西大圈景区早春的冰凌花。

北国最美靛子香

□贤哲



盛开的靛子香。

在黑龙江，不等冰雪化完，无数的悬崖峭壁、乱石岗以及林木下，一种粉紫色花儿就急着赶着成片地开了，这就是靛子香（达紫香），又名“兴安杜鹃”“满山红”“映山红”“靠山红”等。

靛子香是杜鹃花科杜鹃花属的植物，产于大兴安岭、小兴安岭、完达山脉、长白山等地。花开的时候，冬天的老叶子被锦簇的花团遮挡几乎看不见，花开了以后才开始长新叶。靛子香不但可观赏还有一定的经济价值：叶子和花都是中药，花还可当茶。据说靛子香这个名字的来历是：早年，女真人发现这种花儿的美时，还发现它那深褐色的椭圆形叶子可揉碎做祭祀用的燃香，因而得名。

我是在故乡嫩江的山上第一次看到这种花儿的。那年冬天，我跟着上山捡柴的父亲去玩，只见白雪皑皑的峭壁山岗上，榛柴、桦树、玻璃槲子（柞树）的叶子都干枯了，有的树木干脆成了没有叶子的光杆司令。我对那些萧条景象

不是很在意，只兴致勃勃地在枯草中寻找没有被采摘过的干野果子，比如，刺梨果什么的。

记不清是什么时候，我闯进一片矮树丛，刚想离开，却忽然发现，数九寒天，这片不起眼的树的叶子竟然是鲜活的，树叶都呈规则的长椭圆形形状，黑绿的底色，透露出紫红的明亮光泽。叶子与树枝的连接处拥挤着一个或多个紫褐色的小小花苞儿。那一刻，我第一次感受到生命是如此顽强又如此奇异：原来严寒不见得能冻死一切。我惊喜地喊父亲：“爸，你快来看，这儿有一片冻不死的树！”父亲听了并没有停止手里的活计，而是边收拾着干树枝，边大声地告诉我：“那是干枝梅，也叫靛子香。”显然，父亲早就知道有这样的树存在。

父亲告诉我说：“冬天，不管多冷的天气也冻不死靛子香。一到春天，雪刚开始化，早已打骨朵儿的花儿就

开了，靠近看特别像粉蝴蝶儿，从远处看又像粉色的晚霞也像彩霞。花儿有五个瓣儿，可像五角星了。花瓣儿在接近花托的地方互相连接，花蕊儿有十几根火柴头儿一样的花蕊，略微粗一点儿的是雌蕊，其余的是雄蕊。花儿长在枝条的头顶上，花期约莫半个月。不结果儿，就靠树根繁殖。”我一听，忍不住兴奋地折了几个花枝儿，回家栽进玻璃瓶。过了不到二十天，果真就开出粉嘟嘟满枝头的鲜花儿。简陋的农家屋舍，经过它的装点，顿时充满了生机。

当我逐渐懂得不应毁坏靛子香时，就再没去折断过一个花枝儿，而是去山上赏花儿，每次都无比陶醉。

我喜欢靛子香，可真正心扉佩服，还是因为小时候看的《闪闪的红星》影片中那首《映山红》歌曲里的映山红就是靛子香的另一个名字，这花儿在影片中象征着革命的火种。歌词“若要盼得

盼红军来，岭上开遍映山红”让我领悟到，革命者攻坚克难地为革命拼搏的历程，真像极了靛子香开花儿的过程，革命先辈的意志完全可以与映山红媲美。

直到长大成人，我还是很喜欢靛子香，每年初春，只要有就会就一定去看靛子香，如果有一年看不到，就觉得错过了什么非常重要的东西似的。如今靛子香已是黑河城市花，成为这座城市形象的重要标志，是一张名片。黑河地域内不少县市，与省内其它兄弟市县的文旅部门一样，在热爱和保护的基础上，已将靛子香花海观赏打造成热度不减的旅游项目，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生活，还促进了旅游业和其它相关行业的长足发展。每年五一前后，多地靛子香花海，游人不断。

今年靛子香又要开了，关于赏花，我已做好准备，您准备好了吗？

本文图片为本报资料片